

les origines de la  
France contemporaine

Hippolyte Taine

现代法国的起源：  
新秩序

V

[法]伊波利特·泰纳 著  
刘毅 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# 现代法国的起源： 新秩序

〔法〕伊波利特·泰纳 著  
刘毅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法国的起源：新秩序 / (法) 泰纳著；刘毅译。

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12

(史家名著书系)

ISBN 978-7-5534-6156-4

I. ①现… II. ①泰… ②刘… III. ①法国大革命 – 研究 IV. ①K565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4254号

## 现代法国的起源：新秩序

著 者 [法]伊波利特·泰纳

译 者 刘 毅

出 品 人 刘丛星
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
总 策 划 崔文辉

策 划 编辑 刘训练

责 任 编辑 王昌凤

装 帧 设计 未 晟

开 本 650mm×960mm 1/16

字 数 450千字

印 张 32.5
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

邮 编：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：010—63109269

发行部：010—63104979

官方微博 Han-read

邮 箱 jlpg-bj@vip.sina.com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6156-4

定 价：78.00元



北京汉阅传播  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les origines de la  
France contemporaine



Hippolyte Taine

V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## 作者序

《现代法国的起源》的第三部分和最后这部分内容共有两卷，第一卷结束后，第二卷探讨了教会、学校、家庭，描述了现代社会环境，关注了我们这样的社会在新环境下生存的便利和困难：在此，过去与现在水乳交融，这一切酝酿完成后，正通过我们亲眼所见的一切延续下来，绵绵不息。国家体制风雨飘摇，比前两个体制更加岌岌可危。实际上，从现在开始，旧制度和大革命已经全部完结，那个时代终于寿终正寝。我们目睹了结局，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发展的进程。然而，后续进程的结局是我们无法知晓的。

从执政府和帝国时期开始的庞大体系还没有尘埃落定，由盛转衰的进程还未到来：1800年以来，经过八个政治体制的更迭，整个社会秩序仍得以保留，几乎纹丝未动。最终的成败得失只有我们的子孙知晓。目睹了结局，他们就会以我们所不具备的智慧对整幕剧做出评价，而迄今上演过的只有四幕剧。同时，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生活良久，我们都已习以为常；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了。无论怎样文过饰非，我们仍会觉得在情理之中；我们无法设想还有另外更为健康的形态。糟糕的是，我们对此很是反感：因为这样的观点会使我们马上想到比较，进而加以评价，其中有很多观点不仅是对体制，而且是我们自身的负面评价以及理据充分的指责。共和八年的国家机器

在我们三代人身上留下了印记，无论怎样都永久性地塑造了我们。如果说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对我们鼎力支持，那么，也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它也在压制我们。我们克服了其本身的弱点、发展的阻力、内在的不稳定性、智慧和意志的偏差、抱残守缺和错误观念。这是我们的观念，因此，我们对其坚信不疑，或者不如说我们任其摆布。为了摆脱这些观念的束缚，为头脑提供必要的反作用力，为了使我们保持距离并具备批判意识，为了可以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我们自己、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体制，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、万分的谨慎和长期的思考。此项研究的滞后性由此而来。如果读者认为对于这样的议题、捕风捉影的观点没有说服力，那么就会原谅这种滞后性。无论如何，自己提出的观点，自己就会坚信不疑。只要我的观点准确无误，我也会坚信不疑。

1890年9月于蒙顿·圣贝尔纳

# 目 录

## 作者序

001

## 第一卷



拿破仑·波拿巴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他的性格和天赋的历史重要性 | 003 |
| 第二章 他的思想、激情和智慧    | 036 |

## 第二卷



新国家的构建和特点

-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组建新政府  | 085 |
| 第二章 公权力    | 102 |
| 第三章 新的政府组织 | 113 |

## 第三卷



制度的目标和功绩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社会秩序的恢复   | 139 |
| 第二章 税收和征兵     | 181 |
| 第三章 野心勃勃与妄自尊大 | 210 |

## 第四卷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地方社会         | 251 |
| 第二章 1830年以来的地方社会 | 281 |

## 第五卷

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道德体制  | 311 |
| 第二章 天主教教会 | 346 |
| 第三章 教士    | 380 |

## 第六卷

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公共教育          | 417 |
| 第二章 初等教育          | 442 |
| 第三章 1814~1890年的演变 | 472 |

第一卷

---



拿破仑·波拿巴



# 第一章 他的性格和天赋的历史重要性

I. 他来自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世纪—父系家族的血统一移居科西嘉—莱第齐亚·拉莫里诺—青年时代对科西嘉和法国的感情—早期事业和风格流露出的线索—环境、君主制和民主思想对他没有影响—5月31日之后，对6月20日、8月10日的印象—与罗伯斯庇尔以及后来的巴拉斯的交往若即若离—1月13日的感情和选择—伟大的雇佣兵队长—在意大利时的性格和行为—1789年的道德和外貌描述—早期遽然发迹—性格和才智与其15世纪的意大利祖先别无二致。II.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智慧和现代人的智慧—波拿巴的精神工具的完整性—注意力的灵活性、力量和韧性—拿破仑的智慧和同时代人的智慧之间的其他差异—他思考事物，而不是文字—他对意识形态的反感—文学和哲学教养的弱点或缺憾—他如何通过直接观察和技艺培养提高自身修养—他对细节情有独钟—他对实物和地点的内在视觉—他对位置、距离和数量的心理反应。III. 他看透别人思想和感情的心理能力与手段—他的自我分析—他如何选择特殊性判断一般性，如何选择外在敏感性透视内在的虚无—他的话语和风格的创意与优势—他如何适应听众和环境—他对有效动机的计算和标记。IV. 他的三张地图—地图的规模和完整性。V. 他的富于建设性的想象力—他的计划和梦想—才华横溢的大师和张扬的表现。

如果想要了解一座建筑，就必须设想一下建造时的情形，我指的是困难和手段、所能找到的材料的类型和质量、时机、机会、使用的紧迫性。但是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建筑师的天赋和品味，特别要了解的是他是否是业主、是否是自己居住、是否一经进驻就花费心思使房子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、需要和自己的使用习惯。这就是拿破仑·波拿巴建造的社会建筑。他就是建筑师、业主和主要居民，从1799年到1814年，他缔造了现代法国。从未有一件集体创作的作品被如此深刻地打上个人的性格烙印，以至于想要了解作品，就必须先观察个人的性格<sup>①</sup>。

## I

一切都显得那么不成比例，但更为奇特的是，他不仅如此出类拔萃，而且没有什么尺度标准可以衡量。他的秉性、本能、能力、想象力、激情、道德，似乎是用特殊模子打造出来的，所用的金属材料有别于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。很明显，他既不是法国人，也不是18世纪的人。

他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时代<sup>②</sup>。乍看之下，我们认为他是外国人，一个意大利人<sup>③</sup>，除此之外，有些东西就不是相似或类似所能形容

① 主要的来源当然是32卷本的《拿破仑一世皇帝书信集》。不幸的是，该书信集仍未收集完整，特别是从第6分卷开始，就被刻意地删除了。“一般来说，”编者说(XVI, 4页)，“我们被要求出版‘皇帝供公开发表的书信，如果能福寿天成并留给时间裁决，他想要向后代展示他的人格和制度’，我们把这个简单的想法作为指导方针。”这部书信集在浩如烟海的法国文献中基本上保存完整，经过仔细研究，学者估计，书信集有超过7万封书信，其中有2.3万封已在相关文本集中发表。另外2万封由于重复而被删除，3万封由于习俗或政治因素而被删除。例如，拿破仑写给比格·普雷亚莫诺有关宗教事务的信件只发表了一半。很多被遗漏的重要而特色鲜明的信件可以在奥松维尔伯爵撰写的《罗马教会和第一帝国》中找到。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学者估计，约有2000封重要信件仍未发表。

② 拉斯·卡萨斯(1816年5月29日)撰写的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》。“在科西嘉，有一次骑马郊游时，保利曾给他讲解了自由的荣耀为何青史留名。根据个人观察，在评价拿破仑性格的时候，保利对他说：‘哦，拿破仑，你一点现代意识都没有，你完全是普鲁塔克时代的人。’安托马齐(1819年9月25日)的《回忆录》中记载拿破仑也有同样的说法，只有小小的不同：‘哦，拿破仑，’保利说，‘你不是这个世纪的人，你的感觉和普鲁塔克时代的人一样。加油！你会一飞冲天的！’”

③ 塞居尔伯爵，《历史与回忆》，I，150页(1795年6月战争委员会委员邦特古兰的(转下页)

的了。从血统和家谱上看，他是意大利人。首先，他的父系家族<sup>①</sup>来自托斯卡纳，从12世纪起就生活在佛罗伦萨，然后是圣·米尼亚托，后来是萨尔扎纳。这是热那亚共和国的一个偏僻而落后的小城。从父到子都默默无闻地过着与外省隔绝的日子，靠世袭公证人和市议员的薪俸生活。拿破仑本人<sup>②</sup>曾经说过：“我的出身让所有意大利人把我视为同胞……在我妹妹宝琳娜与波各赛亲王结婚时，在罗马和托斯卡纳，他们家族和亲友中间只发出一个声音：他们说‘太好了，是自家人的事，是亲上加亲’。”后来，当教皇对来巴黎为拿破仑加冕的事犹豫不决的时候，“红衣主教团里的意大利阵营压倒了奥地利阵营，在政治考量方面还不忘加上了一点民族自尊心：‘不管怎样，这是硬塞给野蛮人的一个意大利家族来统治他们的，我们要报复高卢人’”。这些话有重大意义，给意大利人的灵魂深处带来了光明。她是代表现代文明的长女，满脑子长子继承权的观念，念念不忘对山外高卢的愤懑之情，继承了罗马人的傲慢自大和亘古未变的爱国主义<sup>③</sup>。

从1529年起，一个波拿巴世系家族从萨尔扎纳来到科西嘉定居。第二年，佛罗伦萨被占领而长期俯仰于人。从此时开始，托斯卡纳由美第奇家族的亚历山大统治，后来由科斯莫一世及其继承人统治，而整个意大利由西班牙统治。城市独立、为私仇而大打出手、因政治冒险而功成名就、弹冠相庆的僭主、繁荣昙花一现、靠暴力与欺

---

(接上页)叙述：“布瓦希·邓格拉斯对他说，他头一天见到一个小个子意大利人，脸色苍白、弱不禁风、病病歪歪的样子，但目光炯炯有神，说话铿锵有力，显得不同凡响。”第二天，拿破仑拜访邦特古兰：“表情由于病态的傲慢而显得僵硬，颓丧潦倒，脸拉得老长，晒得黝黑……他刚从军中回来，说起军队的事像个行家里手。”

① 克斯顿，《拿破仑·波拿巴的早年岁月传记》，II，1840年，随处可见。云格，《波拿巴和他的时代》I，300页、302页(家谱集)。约瑟夫国王，《回忆录》，I，109页、111页(论波拿巴家族的各个旁系和杰出人物)。米奥·德·梅里托，《回忆录》，II，30页(作者于1801年就地收集的波拿巴家族文件)。

② 米奥·德·梅里托，《回忆录》，II，30页。这个支系最晚的后代是个议事司铎，仍住在圣·米尼亚托的同一个镇子里，在共和四年波拿巴来佛罗伦萨时曾经拜访过他。

③ 《拿破仑一世皇帝书信集》(1797年9月29日波拿巴关于意大利的信件)：“这是一个由于偏见、几个世纪的习惯和性格而与法国为敌的民族。”

骗起家的公国体制，所有这些都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旷日持久的压制、君主专制的管束、四平八稳的外部形象、公众的平和安静。因此，就在这中世纪的活力、雄心壮志和无拘无束开始每况愈下，像主干枯萎的树木开始凋零的时候<sup>①</sup>，一个远房支系家族在岛上安顿下来了。

海岛颇具意大利风情，但几乎野性未驯，并且保留着中世纪早期的体制、风俗习惯和激情<sup>②</sup>。粗犷的社会风气给岛上带来了勃勃生机。像嫁接的树干一样，经过了几次婚姻的洗礼，从祖母和母亲的母系家族谱系来说，拿破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。他的祖母是圣·皮埃特拉人，祖籍萨尔特纳<sup>③</sup>。这是个典型的科西嘉小镇，在1800年，世代相传的家族仇杀仍然延续着11世纪的制度。敌对家族之间无休止的杀戮，在那时只是暂时休战。在很多村庄，人们只能同武装护卫队一起出行，房子都像堡垒一样建有锯齿状的射击孔。

拿破仑的母亲莱第齐亚·拉莫里诺性格泼辣、意志坚定，是个未受过文明世界洗礼的悍妇。同父亲相比，他更像他的母亲<sup>④</sup>。她胸无

① 米奥·德·梅里托，《回忆录》，I，126页（1796年）：“两个半世纪以来，佛罗伦萨就失去了这种古已有之的活力。在共和国风云激荡的岁月里，这种活力使这座风姿绰约的城市卓尔不群。麻木不仁是各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写照……所到之处，我见到的都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悠然自得的人，他们关心的只是无聊慵懒生活中的琐事，在如洗碧空蓝天下默默无闻地过日子。”（1796年，《关于米兰》，参见司汤达《巴马修道院序言》）

② 米奥·德·梅里托，《回忆录》I，131页（1796年）：“刚刚离开意大利最文明的城市之一，一下子被带到山峦起伏的蛮荒之地（科西嘉），看着入人都身穿棕色的粗布衣服，心中有些失落。这与托斯卡纳富裕而好客的乡村、在那块富饶的土地上耕作的人们舒适的穿着——典雅的衣服——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”

③ 同上，II，30页，“出身于萨尔特纳不显赫的家族”。II，143页（关于萨尔特纳镇和1796年的族间仇杀）。克斯顿，I，4页：“莱第齐亚夫人的家族源自意大利克拉尔托伯爵家族。”

④ 他的父亲夏尔·波拿巴懦弱而轻浮，“耽于享乐而疏于照顾孩子”和生意。他有文化，但是个蹩脚的一家之主，39岁就死于胃癌，这似乎是他给儿子拿破仑最后的遗传基因。而他的母亲正好与父亲相反，她执着，喜欢发号施令，是真正的一家之主。拿破仑说：“她柔中有刚，赏罚不严明；无论好坏，她都能让我们感同身受。”当上母亲后，“她变得过分精打细算，让人啼笑皆非。她相信自己深谋远虑，因为她了解饥寒交迫的感受，总是对那些含辛茹苦的经历挥之不去……在诉诸武力之前，保利曾经劝过她……夫人的回答斩钉截铁，就像高乃依剧里的人物一样……1.2万~1.5万名农民从阿加西奥的山上冲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家的房子被抢劫一空，然后被一把火烧了，葡萄园毁了，牲畜也没了……但这个女人，没人能从她手里抢去一个埃居，却要付出一切代价把我从厄尔巴岛弄回来。滑铁卢之后，她把全部家产都给我让我东山再起”（1816年5月29日《回忆录》和1819年11月18日安托马齐《回忆录》）。关于母亲的观念和做法，参见斯坦尼斯拉斯·德·吉拉尔丁的《日记和回忆录》。阿布兰特公爵夫人，《回忆录》，II，318页、369页：“她生性吝啬，（转下页）

城府，一根筋，不善于让步，与上流社会的风花雪月和优雅闲适格格不入，对舒适生活不感兴趣，没有文学修养，像农妇一样精打细算，像乐队指挥那样活灵活现。她精力过人、身体强壮，把危险当作家常便饭，坚毅果断。总之一句话，她是高乃依戏剧里的农妇形象。拿破仑是她在枪林弹雨中怀孕、意大利战败时生下的男孩。由于当时法国入侵，战事正酣，她骑马穿行于崎岖的山路，半夜里突如其来的磕磕碰碰和不时传来的枪声是家常便饭<sup>①</sup>。拿破仑说：“尽管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，再加上疲惫不堪，吃尽了苦头，但她勇敢面对一切，是男人的头安在了她这个女人的肩上。”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养大的，从呱呱坠地那天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一直都牵挂着自己的家族和家乡。他在圣赫勒拿岛<sup>②</sup>的时候说：“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甚至闭上眼睛就可以分辨出那里土壤的香气，那种香气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。”他想象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，又一次度过了青年时代，穿行于悬崖峭壁、高山峻岭、曲径通幽的峡谷、蜿蜒曲折的峡口，又体验到了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乐趣，所到之处都被当成同胞和兄弟，“没有什么意外事件或侮辱性的言语让他丧失信心”。

在波哥涅诺<sup>③</sup>，拿破仑母亲怀着他避难的时候，“仇恨和复仇的气氛导致关系紧张到干柴烈火的程度。一个年轻姑娘嫁妆的多少，是由她表兄弟的数量来衡量的，他们用盛宴款待我，对我表示欢迎，每个人都愿意为我去死”。在违心地成为法国人并移居法国之后，他

(接上页)除了重要场合出于礼貌的应酬之外……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。她不仅对我们的文学一窍不通，自己也从不碰书本。”司汤达，《拿破仑传》：“必须根据莱第齐亚夫人的典型意大利性格来解释她儿子的性格。”译者注：以下凡未表明著者的《回忆录》均指拿破仑本人的《回忆录》。

① 法国是在1768年7月30日至1769年5月22日间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的，波拿巴家族于1769年5月23日逃亡，拿破仑同年8月15日出生。

② 安托马齐，1819年10月4日《回忆录》，1816年5月29日《回忆录》。

③ 米奥·德·梅里托，《回忆录》，II，33页：“我到波哥涅诺那天，因为家族复仇而有两个人丧生。在过去的大约八年里，镇子里的一个居民把一个有两个孩子的邻居杀了……等孩子长到十六七岁时，就会离开家乡去寻找凶手，后者会提高警惕，不再离开自己的村子……看到他在树下玩牌，他们向他开枪，杀死了他。不过，由于不小心，子弹也打中了在不远处睡觉的另外一个人。双方的亲友都觉得这种行为是正当的，合乎情理。”同上，I，143页：“在我从巴斯蒂亚到阿加西奥的时候，当地两个主要的家族，佩拉尔第家族和维瓦尔第家族相互火拼来争夺让我住宿的荣誉。”

在国王的资助下在法国的学校里求学。这时候，他对海岛家乡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涨，并且高度赞扬解放者保利，而他的亲友则对保利持反对态度。他在餐桌上说<sup>①</sup>：“保利是个伟大的人，他热爱家乡，我父亲做过他的副官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父亲帮助科西嘉同法国合并。他应该与保利同舟共济，一起慷慨赴死。”

在整个青少年时代，拿破仑一直是反对法国的。他闷闷不乐，心情苦闷，“不太搭理别人，别人也不喜欢他，由于心情不好而郁郁寡欢”。他像一个吃了败仗的人，喜怒无常，与周围格格不入。在布莱恩纳，他与同学不来往，不参加他们的体育活动，一有空就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。他只对布里恩发泄一肚子的怒气，“我一定尽我所能，要你们法国人尝尝苦头”<sup>②</sup>。他在军校的历史老师写道：他的“秉性和脾气都是典型的科西嘉人，如果时来运转他会前程远大”。从军校毕业后，在瓦朗斯和奥松要塞服役时，他的内心依然充满敌意，满脑子都是离经叛道的想法。他的深仇宿怨历久弥新，他在给保利的信中说道：“我出生的时候，家乡已荡然无存。3万法国人在唾弃我们的海岸，把自由的王冠淹没在血海中，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这幅酸楚的景象！自从我出生，垂死者的哀鸣、受压迫者的呻吟、绝望者的眼泪，就围绕着我的摇篮挥之不去……我要用蘸着他们无耻的笔，把玷污共同事业的叛徒浑身涂黑……那些为一己私利而腐化的卑劣灵魂。”<sup>③</sup>

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在给制宪会议议员和法国兼并专员布塔富奥克的信中，他又把仇恨一把火烧了起来。他先是压住火气冷嘲热讽一番，然后把痛快淋漓的声讨像一股炽热的熔岩发泄而去。从15岁起，先是在军校，然后是在要塞的军营<sup>④</sup>，他在对故乡海岛的回忆中找

① 布里恩，《回忆录》I，18页、19页。

② 塞居尔，《历史与回忆》I，74页。

③ 云格，I，195页（1789年6月12日波拿巴给保利的信）。I，250页（1790年1月23日波拿巴给布塔富奥克的信）。

④ 云格，I，107页（1784年9月12日拿破仑给父亲的信）。同上，I，163页（1786（转下页）